寓林集

寓林集卷之十七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行狀

經略朝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行狀

左司馬經略桐崗宋公平東事歸十年以萬曆丙午二月卒公長公子守一走長安伏闕上書白父功而衰絰過汝亭邸舍持門人羅大冠譜公行事據地泣曰以狀累吾子某謝不敢則長公揮涕言守一不

郎歿不廬次所以數千里來非徼歿父幸榮其身爲

子孫謀念堙滅父功負　上恩曠忠臣之心無以爲

人臣子與亾子等守一罪當歿論功于朝徼行自鄉

徼吾子狀焉徼于是某不敢辭按譜公諱應昌字思

文別號桐崗其先會稽郡人始祖先元占籍杭之仁

和里數傳而爲曾大父義義生富富生四子長曰儒

號虎山公配何太淑人生二子長應期次即公也公

方面紫髯目閃閃如巖下電生時有赤光異香之祥

兩足下有七大痣脣內一痣知來識者知其不凡云

六歲就外傅十三受易于馬參二先生著太極河洛
之旨道逢胡僧曰是兒電目室步殆麟閣中人進揖
之不顧而去十九娶顧淑人而何太淑人卒公哭盡
哀二十三爲督學松坡畢公所賞識補邑博士弟子
員時郡有唐先生者善言易爲折角受業披易玩圖
發卧俱廢家故貧蔬食布衣晏如也嘉靖甲子薦鄉
書十三人會長公爲功曹坐侵緊于理公即出坊金
償官出之乙丑第二甲進士以念虎山公展太淑人
墓假歸巳奉虎山公謁選部或爲公計擇官公不屑

授絳州守絳西鄙地稱瘠悍難治公悉心撫字例有四門稅金銖百悉罷不受豪宗有擾民者廉治其左右一二人衆爲斂手絳旱公齋戒拜禱于馬首山之神雨淋淋隨拜下是秋大有鏡寃雪枉毎有異政兩臺交章薦公特委査寧化等關月餉公因洞見邊情登埤浩嘆曰邊備如此而恃無恐乎聞者悚然卽卜公負安攘之略矣守絳之三年擢刑部員外郎晉中諸公相扼腕嘆曰宋公志略如彼而冷白雲司何耶頃之改戶科給事中異數也會新鄭起互市議公疏

陳撫賞不便者三事又陳防守六事柄事者不能用
尋轉刑科右給事中有父任邊臣推廣仁德及陞聖
德以答天眷等疏下尋轉禮科左給事中會虎山公
歿公執禮盡哀如喪太淑人服闋復除禮科左給事
中奉　勑巡視京營時江陵相當國氣灼灼撲人
奏事者必先上副封公獨斥不用邊報一夕十數至
江陵掩對以有公撫膺嘆曰欺至此輒據傑以聞直
陳防虜七事江陵怒謂是夫乃獨敵我出公為濟南
守公夷然就道無幾微不平色濟為南北孔道盤錯

特芒公釐奸剔蠹不遺餘力問民所疾苦而務平停之如賦委收解役分九則東省至今規馬他寬仁善政所全活不可勝數民謳誦至今不絕前後最書凡七上三年入覲考卓異第一人賜宴東序六年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河東時蒲州河堤決水嚙城就圮會守道以齋搼行公馳入蒲爲文禱于黃河之神文投水落三尺公仍胼胝爲築堤三月堤成蒲以永賴民讙呼祠祀公比于南海之祠昌黎焉公究心民瘼値若旱不雨用春秋繁露禱雨法檄所司行之㪅

應秋七月甲子有龍見于猗氏壇井中鱗角森具龍乗風上是夕雨民咸神之㕥何陞河南布政司左叅政兼督糧儲河南漕糧歲報人曰糶兊而積猾包攬爲奸公條九議禁革奸利軍民稱便兩河漕運至今賴之時亦苦旱夏六月公爲壇西郊有五色虵見於甕中踰日失所在雨乃降秋七月復爲壇於大梁西郊不應稍移而北俱用繁露禱雨法而變通之不終日亦雨是月陞山東按察使東人故德公聞公至踴躍飛舞如嬰兒之復獲慈母云㕥何轉江西布政司

右布政行淸軍事公洞見軍冊在官積書緣爲奸上下源委悉據冊互參芟複除絕官民可相告驗一洗向來株連之累而以餘閒與陳玉叔左使登樓賦詩詩成溜流麗爽人咸服公胸中饒有勝情非但宏濟世具也然忌公者亦卽翕訿公公遂上乞休疏冢宰二山楊公深知公獨奏留之轉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疏辭不獲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山東兩都之三輔南北咽喉處也西三郡困於漕輓馳傳東三郡困於徭役軍操人疲奔命饑寒載途流亾

者未復奸究不息俗化益婾公嘆曰事不師古法不宜民救頭濡尾何以爲治乎是疏陳三事一按古鄉約法一按古保甲法一倣古常平預備意爲保赤倉法下所司設誠行之于時有編審之役公又定爲積累權變二法以授有司以此陞擦饒乏役無偏苦東人安利者累年歲而公綢繆東土未已也念山以東北衛神京而青登萊則屏翰東海國初沿海設有營衛巡司法制頗詳而承平日久當事者置不問有如
世廟時登海間中倭何以待耶於是巡視三府壹

意整飭乃題海防事宜五事一設專官以備責成二加職銜以資彈壓三增營房以恤士卒四撤防海以停實用五復海汛以消姦宄又題海防要略大意謂倭奴情形已著春汛可虞進選將練兵積粟三策仍親歷海口修險隘築營堡督造軍器火藥分撥沿海官兵畫策設防衆猶謂公迂遠濶情事亾何壓大理卿而倭奴攻陷朝鮮之報至矣當東事初起時會我兵方事西討而倭奴舉六十六島之衆突入朝鮮國王李昖走竄義州虜王子臨海君珒順和君玒發靖

康恭僖二王基八道三韓殘破幾盡聲言內犯京師
戒嚴某官祖承訓奉　命往援朝鮮全軍俱覆僅以
身免中外洶洶計畫無所出　朝廷懸賞格有能復
朝鮮者賞銀萬兩封伯爵世襲朝臣舉股戰舌舉號
號無應者乃稽首推公往　詔拜公兵部右侍郎經
略薊遼山東保定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有　旨宋某
忠勇任事又經特遣這事權都專責任他督撫毋得
阻撓將領以下聽節制違者以軍法從事時有郭侍
御論公不可任者七事　上震怒諭之公上疏力救

且辭　上任公旨益切不得已拜　命有中使數輩來覘視公良久去俄而持尚方賜出　賜經略宋某白金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裏公叩首謝驚喜俱集中使耳語曰上命覘先生福器如何我輩還報先生風姿雄偉鬚眉面目英英逼人　聖情欣悅特有此賜公感極泣下誓以身報國即仗鉞出都門蓋壬辰秋九月杪也然是時經略創設部署未定一切用兵糗糧軍器倉卒未備公從空中劈畫事事皆辦奏以大將軍李如松爲提督移檄四鎮修墩堡益戍兵督造

軍火器械分布海口又奏添恊守副摠兵二員遊擊若干員守備若干員募南北兵一萬五千添募北兵一萬二千加南兵二千各相地要害分駐南北控扼節制有差延袤三千里首尾絡應有身臂指使之勢署既定以副將楊元將中軍李如栢將左軍張世爵將右軍參游而下分撥標下統率出關一軍肅然觀者皆斂手驚嘆曰宋公行兵整而暇大而不疎眞經略也然是時倭奴以三十萬衆雄據朝鮮我兵調集僅三萬五千而大將軍尚羈寧夏未至在大司馬又

討且緩師俟西事定遣沈惟敬以封貢議往有　旨惟敬以游擊職銜著經略軍前聽用至是道謁公公呼惟敬前曰倭求封貢第空舉辭向　闕全軍退釜山聽命何敢蹂朝鮮要我而討緩我我奉　命討賊有戰而已汝毋以身嘗法惟敬縮舌去時我寡敵衆軍心惶惶公指顧詳暇偶有能練神兵符術進者幕客相顧笑以爲誕妄公曰姑試之借以安吾軍公所秘造火箭明火毒火皆精入神將士試之輒奇驗軍心始安臘月大將軍李始抵遼謁見公公曰倭衆而

得藐我中國我兵糧足器精滅此而後朝食責在大將軍李將軍避席起曰謹受命相與誓師度江會惟敬至自倭營執款議如初公瞋目大怒曰天兵來如泰山壓卵賊亾無日尚敢以謾辭侮我汝怯辱國罪當斬命力士縛惟敬軍中而議討賊益急須示軍律三十二條會欽賞銀十萬兩公宣上德意衆益感奮歡聲徹天至期禡牙於庭乃奉觴進大將軍次及三副將曰破倭復屬國勉樹鴻伐以報主恩又進諸將士曰封賞在前軍律在後其各戮力俱叩頭謝

去癸巳春正月特旨加公一品服賚麒麟衣一襲至鴨綠江上公北向拜賜訖整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擁衆十萬集城下築飛樓鑿墻穴守牡丹峰爲犄角穿小孔銃從孔中出勢如㘅虎莫敢仰攖者公指授方略圍其西南北三門外布鐵蒺藜數重暗設虎蹲等砲列兵守之火箭齊發毒烟蔽空倭衆昏瞀嘔仆我兵各含解藥蟻附而上諸門盡破賊大敗走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溺死者不可勝計追之開城轉戰又斬首一百七十八級諸路賊望風奔潰行長

卷營趨遯王京是時倭勢尚盛又懲敗而憤大將軍
狎其屢見敗僅以三千人自隨往探地形于是有碧
蹄之圍大將軍殊死戰我兵無不一當百斬金甲倭
墜馬而楊元張世爵援兵復至倭潰圍散然公披圖
熟計謂北山高逼王京依山瞰攻可一鼓而下又度
原調三大枝兵當應時集我兵剋期進擊于陸而令
朝鮮以水兵截于海倭即百萬可隨手盡而本兵密
令惟敬議款忌公轉戰所調兵悉令支解李承勛兵
留山東陳璘兵奪薊鎮沈茂兵中途遣還浙公揣曆

嘆曰令我以疲卒當銳鋒抑徒手殺賊耶公又念倭不退王京則朝鮮必不可復而王京城南有龍山倉朝鮮所積二百年糧食資以飽倭則倭必不退乃夜令敢士以明火箭燒龍山倉十三座糧盡倭大窘乃棄王京去公復計南原係朝鮮南鄙要害地倭必從此度兵屢檄提督劉綎守之至是遣兵追及晉州與清正夜戰大破之賊相顧驚曰天兵幾何而所至策應何神也自是悉衆遯歸釜山舊巢又復遠遯熊州西生浦送王子陪臣及宮眷百餘人還公欲乘此時

轉戰驅倭渡海而兵力不繼師老矣于是咨國王選壯士萬人衣甲悉同南兵即同南兵訓練守之俟練成移南兵因而帷敬輒柰閩率倭使以封貢請公乃具防守善後議聞　上而大司馬遂有撤兵議公奮髯力爭曰吾官可去兵必不可撤因上疏留撤酌經權疏大意謂臣以兵力倦而姑聽封貢權也守朝鮮全慶以備倭俾不敢生心窺我經也臣能逐倭於朝鮮之境內不能逐倭于釜山之海外倭今日以畏威遁他日必以撤兵來且夷心狂狡未可據封貢爲信

疏　上不聽而撤兵之議從部下矣公既提軍入異
國餐風臥雪勞苦日久中復憤懣不自得忽中風仆
半日乃甦喟然嘆曰長揖歸田廬有以也遂上書乞
骸骨奉　旨宋某東征勞苦既有疾著還朝調理尋
以某官領養謙代于是公候代廣寧考績贈大父及
父如其官大母及母贈淑人妻封淑人廕一子守一
准送監讀書是月轉本部左侍郎得代入關朝鮮上
自國王下逮父老號泣攀援先後數百里不絕建祠
繪像卽平壤而尸祝焉嗟乎是可以虛聲得哉而物

議咢沓不已公乞生還疏凡三上俱奉　旨勉留公
遂稱疾篤不能還朝疏四上始得　旨宋某准回籍
調理東征勞績待事定論敘公奏繳支存馬價併
欽賞冊籍計用兵僅十六月所費僅二十一萬五千
而譏者有謂公以二十萬金媚倭可嘆也蓋東征之
役自　上特簡當公陛辭中使熟視還報時郎荷尙
方之賜旣東恩賞洊至　上不可謂不眷公而公於
是役歸王子陪臣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
城王京總還故地二千五百里勞苦功高亦可謂不

負　上敘功覆疏歷歷有　旨八月告廟宣捷奉
聖旨宋某籌畫勞瘁克奏膚功應從首敘著陞都察
院右都御史遇缺推用還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
表裏又部引十九年延綏擣巢斬首五百級督臣得
廕錦衣千戶世襲例奉　聖旨宋某准廕一子與做
正千戶世襲公拜表懇辭不獲臣　主之間可謂兩
無負矣而議者猶以請封撤防爲公罪不知公受命
經略在二十年九月而遣沈惟敬始封議人倭在二
十年七月繼定封在二十三年秋而公歸田在二十

二年春則公於封事始終不涉而部下撤防之議自公得代後公所留劉綎兵萬六千守全慶而爭言兵不可撤疏具在則安得移而訾公嗟乎中山交阯之訪古今同慨奈何當　明主時而猶紛紛哉藉令李承勛陳璘沈茂等調兵繼至長驅絕海則公功當益高又藉令倭奴據關城王京不退王子不生還朝鮮不再造又當何如罪公也曾不記倭陷朝鮮之日懸萬金世伯爵之賞而朝臣虢虢相盻無一敢出聲應者乎竊謂公東征功即不得與寇萊之澶淵裴晉之

淮西相上下豈不足比劉江望海堝之捷不朕亦何至出延綏擣巢斬級者下哉此忠臣志士所以扼腕而嘆孝子所以泣血而訴也於公何損焉公卅年筮仕出典方州敭歷瑣闥郡守藩臬所至有聲績遠躋卿貳秉鉞東征乞身歸閭門養重絕口不言伐孤山莬裘梅窪爲友或客至浩歌或偕來清話喜讀書尤深於書易析太極河洛之旨蓋自其少年師傅而歷閱世變融通心地每有獨得學者罕得而窺焉所著有道器圖說心逕茅锄窺測庳筌等書門人奉爲司

南云公生自嘉靖丙申十月初三日申時而卒以萬
曆丙午二月十日巳時得年七十一元配顔淑人某
官某公女生二子守一官生有道骨醇行精通內外
典郎今泣血諸　闕上書者也娶廣西桂林府經歷
五亭金公病女次守敬太學生娶徽州府知府純庵
沈公女再娶太學生芝麓許公女再娶許公女俱顧
淑人出側室丁氏生子一守心女一俱幼孫男三長
楚望仁和庠生娶孝廉國蕃錢公女次夷望聘太學
生仲宣金公女次虞望未聘孫女二一適太學生江

之渙俱守一出一許字南直隷提督學御史淇園楊公子守敬出曾孫一曾孫女一俱楚望出　某年某月某日將奉　葬於　山之麓某辱公知眷知公特詳其生平懿行不具論論其大者列爲狀以備鉅公先生采擇以昭信當代不朽來世俾忠臣孝子不至悶悶飲泣垂示編錄謹狀

中順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姚公行狀

公諱文蔚字元素養谷其別號也其始祖進汴人以宋南渡徙錢唐數傳至高祖稱游建業占上元籍永

樂初以藝事隸武功衛遂爲燕人稱生慶慶生福
生四子仲鉞以子憲副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
憲副公諱艮弼舉嘉靖乙未進士由南刑部累官至
雲南按察司副使備兵曲靖以忤相嵩子罷曲靖歸
仍徙居錢唐時嘉靖三十八年也生公一歲矣公生
而穎異十七補邑諸生嗜學究心詩古文詞十九執
憲副喪以孝稱已而生妣蕭孺人歿嫡妣麗恭人相
繼歿公廉吏子連丁大喪貧不能具饘粥益刻勵于
學攻詩古文辛卯舉浙江鄉薦明年中禮部式　賜

同進士出身選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中秘遂捜寘覽於古來兵農利害賢奸消長之際尤究知其要領是時倭躪朝鮮張甚　天子東顧咨嗟　廷臣無奇策稱　上指意在和戎又以物力絀開採之議起閣試題往往及之公性耿介自堅其學術中持議有所不可且于當途無私謁當途弗謂善也甲午出公給事兵科尋謁歸戊戌夏四月補原官公則首論西寧兵備貪功喪師甘肅巡撫奏不以實俱西北人遂已又月公而公又發憤東事追論和議之不息由悞國賊

臣石星輩未誅請梟示以一議論政府故與石同主封貢者自是大恨公而石之黨張侍郎輩謀被東征功益力當是時贊畫丁主事應泰巳劾罷經理楊鎬且逐閣臣張位削籍得志矣而總督邢玠監軍陳效大將李如梅麻貴等及朝鮮王李昖俱掛重劾明欲兼朝鮮勿救陰利其敗以科臣徐觀瀾往勘師中文武人人自危及玠請三路進兵政府復調旨欲分玠兵權令贊畫監軍勘科事必會議行舉朝錯愕公獨上書言閫外軍機不宜牽制一柄四持事必敗引

唐九節度潰師鄴城爲證指切利害甚悉　上大悟
命中官傳旨而政府乃陽爲錯誤票他疏　上大怒
切責立命改票如公言于是兵權始盡歸總督而東
事稍可爲矣亦以陳進取大略請賞罰決之閫外政
府意難之下部議公復言軍中事機無容呼吸緩不
假便宜膚功難奏　天子以爲然由是三路進兵捷
者數矣一日忽報中路損師有請撤戰議城守者與
政府合再下廷臣議中外號號謂必不敢復言戰公
極康兵不可罷狀且言唐憲宗討淮西唯斷乃成武

宗討澤潞欲于賊境上斬沮議者羣喙始息今　天子神武明聖獨恨廷臣無裴度李德裕其人耳意豈識致府也　天子以爲然一意進勦而釜山之倭宵遁矣已而勘科來報捷更以逸賊追論諸帥罪公因言昔魏平蜀易如破竹鍾會譖殺鄧艾幾失蜀劉裕定關中沈田子擅殺王鎭惡關中大亂自古成功之難千萬人取之不足一亂臣敗之有餘且言贊畫空撤因發其島山勘功剃眉髮激變軍士及內外朋結敗壞成功狀又語連首輔原主和議營私害成當罷

天子以爲然下廷臣議俱不直應泰等乃令應泰回
籍聽勘而趣兵部敘功先是公抗疏請梟示石尚書
時誓于神曰爲　宗社計不爲功名計至是力辭進
官僅拜白金之　賜而已明年計部請撤朝鮮戍兵
而和黨撓議時代居政府者四明沈公也不敢任公
時以戶科右給事中得預議其略曰朝鮮雖我屬國
故外夷耳我出兵救之則可爲彼戍守無已時則不
可且我兵飄搖海上數年思歸已極許撤復畱脫巾
可慮我兵有釁倭必乘之調兵轉餉之事將復作矣

議雖明切而閣部相推諉不決乃見兵科侯給事先
春曰時事莫此最急僕欲上疏爭之顧今日已非職
掌此真公事如更逡廵不爲河上之師即政涇原之
變勿謂僕今日不言也于是侯給事爭之力撤議始
定東方以寧而和黨之謀不遂益切齒伺公隙顧無
可乘者亾何張侍郎被劾去先是吏部郎某爲臺省
文章彈劾亦削籍去而西人偶多被彈者猜公及于
御史永清遂以飛語詒御史大夫溫公純謂二人將
盡逐秦人彈文且及公溫恐乃参永清及公上察其

情不報而公及永清辨疏反得　旨溫太衛忿乃置公專攻永清　上不得巳調永清外任而出　旨切責純　命公策勵供職公自是知不容于時浩然有歸志矣明年十月乃自乞外補　天子知公孤忠無援東事有定策勲不許吏部推公藩臬耆前後百餘疏不許明年公請盡力不許請給假又不許又明年九月遂上疏乞休上乃令推南京京秩公拜疏辭免不許以病乞免又不許明年陞公南京太僕寺少卿郎得　旨甚重邊公請故暫移陪京行且召用而公

竟拂衣歸矣歸二年用事者齮齕南人甚而公尤其所指名遂以察典中公閒住時萬曆三十九年也噫乎公所爭者軍國重事非有私恩怨于其間而與公爲水火者亦未必盡皆匪人顧以持議不同而相角角而求勝乃呼朋引類窮老盡氣以與公爭一旦之命自非　天子明聖公受推巳久矣何俟十餘年後公功巳成公名巳立而始慰弋人之慕也哉公歷官兵吏戶三垣而在戶垣最久値採搉中官啣　命四出爲凶命奸人萃淵藪磨牙吮血毒滿天下而遼左

高淮關中梁永淮南北陳增廣東西李鳳尤甚公痛哭流涕章累數十上雖不盡　報可而　天子往往陰用公言外人不知也其他如愻硯光祿十庫皇城四門監　慈慶宮工程所釐剔節省以鉅萬計一典江西庚子鄉試一克丁未會試房考官所拔皆名士公自江西還即上疏乞復憲副公原職於是嫡母龐贈恭人生母蕭贈孺人妻高封孺人授公徵仕郎制詞褒美有曰定國是于一言靜海氛于萬里朝論快之是年九月以冊立　皇太子加上　聖母徽號覃

恩再授公文林郎而前母章亦得贈恭人一時侈異數云公天性樸眞平居訥訥議論不出口而動關朝廷事見義勃發奮袂抵几指陳根究凡壯夫所怯而小人所避者公獨弗顧也公空手歸田家人言生產輒低眉不答而談及經史則連日夜無倦色其文章善援古證今根極理要世人綺詞駢語公不屑也其學問以聖賢爲宗寒暑未嘗釋卷所輯有省括編右編補四書通四書闡易會通文心直指昭代文通所著有披垣疏草中秘草含清樓素業舟坂小草三游

紀共若干卷行于世尚書銓義史牍五燈會元摘抄
悟道集及所譔詩古文詞赤牘雜著若干卷藏于家
公體匥之濟勝具而顧喜登臨嘗游黃山白嶽天台
雁宕武夷諸名山喀然忘返居恒則閉門課子以著
述爲樂族人貧不能活公收養恩備至中表有以女
弟充貴戚下陳者公泣而贖還其母憲副祠側有鳳
林寺寺後君子泉向入祠券中公一旦慨然曰此唐
鳥窠禪師及白文公道場奈何以先祠故掩之乃清
其所匥還寺蓋公立朝而外其仁恩廉讓又如此歲

巳未　月公偶染末疾艷咏嘆國事不去口明年春
遂劇以二月八日卒于里第距其生嘉靖戊午七月
二十有八日得年六十三計公通籍三十年居省垣
十有五年而卒之日視稟無釜鏗視藏無長帛諸孤
檢公遺編於敗篋中得一簿拭而讀之則大書其端
曰阿堵入吾門纖悉必記儻物出非義安可形之筆
楮則勿受之矣嗚呼公自矢如是其貧無以斃固宜
也公元配高封孺人某公女側室四人畢氏王氏翟
氏張氏男子六人長元愷國子生配林氏光祿惕菴

公女次士維早卒次士純國子生娶于女次士統聘諸氏太學廷取公女次士緒士繹俱幼未聘女三長字憲長唐新洲公孫引初天次適處士沈懷峰公子鴻臚寺序班沈廷諫早卒次幼未字孫男四志達聘憲副高清崖公女孫文學元恭公女志遠志道俱未聘元愷出志雲亦未聘士純出女孫二一字太學君楊吳公子之棍一未字俱元愷出諸孤筮以月日奉公柩權厝徐邨之大灣山而遵公遺命以狀見屬惟公質行强志落落穆穆與物無忤而經綸行于章奏

理學闡于著述遇事能任處貧能介即其拙筆未能形容而忝在姻舊知公頗真因就公家所遺紀載參之見聞論次其功在　社稷者并夫出處之際以告立言君子俾今日墓隧之文詞他年史館之撰述庶有採焉

贈承德郎戸部山西司主事韋公暨配貞節周太安人行狀

南民部中石章君余同籍兄弟也而最厚善每過予言及先人事輙流涕曰藉手吾子以不朽又見予善

病不忍强予病良已中否復流涕申前語相託其何能辭按氏部所手次爲狀公諱體亭字適甫姓韋氏漢丞相扶陽侯之裔今爲黃岡人以子石麟貴　贈承德郎戶部主事父諱松母楊氏公生而機穎與常兒異及就外傅所授書過目未嘗忘里中有周翁某者生女而慧周翁奇愛之爲擇快婿不得聞公强記狀曰吾女嫁士人足矣遂字焉是爲太安人公年少氣銳好儒術勤學問又重然諾輕財好施周人之急而安人亦素習女史職恪修婦道稱賢內助云公性

孝常侍父疾食不辨味寢不解帶者累月母氏病漸
人不戒于火焰及內寢公奮身入卒負母突焰而出
里人至今傳其事公自童年有大志俯視青紫掇之
也屢試竟不售因憮憪自怪或仰屋嘆遂病安人慰
之曰名身外物也無過即賢無事即福君何自苦如
此公笑曰而慮死我耶即死吾自有凜凜者在耳已
而彌篤與安人訣慨然曰死矣以老母弱子累汝當
是時公之母楊氏尚無恙安人年二十有五民部生
五年矣安人哭仆地屬纊畢闔户自經公母覺而急

抱解之良久獲甦摩其額曰新婦死固烈獨不記汝夫將死之言乎我老且死縱不足念獨不爲五歲子計乎安人悟於是噭然大哭呼天者三呼兒者三盡焚其膏沐具而一意於鞠子不復求死矣後二十有年戊戌民部成進士安人泣曰痛哉吾夫與吾舅氏之不及見此也又三年中石以戶部主事上其事于

朝略曰臣父體亨娶臣母周生臣五歲臣父下世時臣母年二十有五臣甫五齡臣母哀號殞絕屬戶求死祖母楊解護切至責以托孤大義得不死孀

居一載內外交侵思奪母志臣母一身傷嘗險阻稟冽自持恒以智脫臣少病羸家無寸產臣母作力攻苦聊以度活及臣就傅紙筆修脯盡出臣母十指臣有時嬉戲臣母即呼臣父之靈臣不敢自靜以有今日臣母今年五十有五倘得旌表唯 聖慈憐譽疏奏 天子悲其意 詔旌貞節之門復其家尋以冊立覃恩封太安人而公亦贈如子官先是安人姙氏部將娠夢神人授一角獸蓋麟云覩之石也驚而寤語公公喜曰此豈天上石麒麟耶法當舉男以故名

石麟已而公夭歿子在孩稚安人煢煢然韋氏不絕如縷卒以石麟昌厥宗奇矣哉民部仕不逵家居七年辛亥遷南京戶部清吏司主事安人來就祿未幾病歸黃岡卒于家卒之夕執民部手勉以忠義報國語不及他民部三爲郎官皆主錢穀事公勤廉幹所至有聲迹方見擯時人爲憤懣民部蕭然自得無遷謫意皆安人敎也而意氣矯矯與人游輙披肝見情愫必不能與俗俛仰則公之志事在焉公生于嘉靖乙巳十二月十一日卒于萬曆壬申八月七日得年

二十八安人生于嘉靖丁未五月三日卒于萬曆壬子四月七日得年六十五子一人民部也服闋復爲南京戸部山西司主事娶張氏封安人孫男三人某某某孫女三人適某某某嗚呼公卽早夭不克自表見有節婦以敎率其子爲時名臣如予所論次大畧後有作者亦可以考而知矣

四川按察司僉事沈公行狀

萬曆戊戌十二月之九日按察司四川僉事襟江沈公卒甫踰月而諸公子長卿輩纍纍擁衰絰造予伏

地以泣也曰以吾子之習先大夫深而先大夫夙有
嗜于吾子也諸孤稔聞之敢以狀累子而不朽先大
夫某謝不文而公之從弟九齡于某有內弟之好從
臾甚力復念某猶及問公疾臥榻間公欵語移時論
黃老僊釋言譚甚適凡三啜茗而起恍恍如隔世愴
如也則何敢以不文辭謹按長君所手次而狀之公
諱梗字才叔别號襟江先世中州人及宋而以日官
南渡家武林始祖道成傳復初復初傳祿祿傳勉勉
傳璋璋傳時號菊軒公以隱德起家時傳鑑曰竹亭

公授鴻臚寺序班稍稍拓園池臺榭之勝娛二人而
謂後世必有大吾門者顏其堂曰百客蠶傳董曰緣
崖公攻舉子業補邑庠生巳入太學官鴻臚署丞則
公父也緣崖公配陸孺人而舉公公生彌兩月而竹
亭公歿毋微痾陸孺人必夢竹亭翁耳相囑曰善護
之振沈氏衰者是兒也陸驚寤如此者以爲常公生
而慧弱齡即頴露十五而游膠人試即高等會緣崖
公遣躬傲閱于墻有司時齮齕之頭搶地蒲伏無虛
日公以一弱俊日涕泣從緣崖公圜中嘗百艱而以

其間誦讀不廢當塗者類直緣崖公黠弟幾困公獨計身與貲孰多不難多與貲以釆之而作難者氣稍平公益得以餘力攻文士業盛暑角秇于先人之百客堂丙夜不輟而垣外人方集酒徒呼盧叫嘯以爲豪陸孺人間挑燈覘公而聞垣以外酒人聲泫然曰苦天乎均子耳呻吟者與嘯傲者何懸乎已而私自喜曰兒如是者亦復何苦甲子大比士邑令鮑公刺史徐公學使者秦公御史溫公凡五試皆以公爲冠遂領鄉薦第六是日也垣一方有相向悲慟者聲亦

徵垣公略不爲動盼睞有加焉己丑試春官綠崖公
夢　肅皇帝賜丹鉛一粒以語錄臺三洲沈公曰是
首經也迄得售果得成進士第十三人授直隸鳳陽
府推官當綠崖公以鬩墻之事困于官故知司理嘗
而不意見竟得是官夫婦兩人私相慶已而相對泣
曰使若之爲司理而有覆盆之士若我者我且不食
公自是爲理官廉恕自矢思以報國且報親所餉供
具卽瓜果雞雛必躬訊所直負擔者於途曰瘠民而
肥親吾不忍爲時太宰立亭孫公爲御史按部有門

者妄索人錢事覺下公鞫公訊役索錢幾何日三掌
關日幾何日三出之孫大嘆服公以爲嚴而寬用之
以衷於法後有疑獄輒委公孫又以事怒五河令張
械就獄公心知張令廉也而買禍鳴鼓直入白之不
得以去就爭得白而孫公因知張令賢令竟論薦爲
御史嘗慮囚滁陽一日出大辟五人論戍者六十餘
人當時翕然稱平公才察而嚴且敏所治郎旁午傳
爰書無隻字出入猾胥手亦無敢闌者以故猾胥無
繇假隻字骩法爲奸質成者握粟一升郎竟江以北

父老咸歌謠而尸祝之至今餘三十年有海鹽令李君乾修來顧望見公公怪不得所以李君爲言無它令自爲兒時知所謂沈司理賢者願相識耳丁卯分試南畿時宗伯正峰孫公典試事雅推轂公公房所薦士獨多而復佳自周汝礪領解額以下三十三人並一時之雋士大夫多稱之先後登薦剡者十三課最先陞刑部山西淸吏司主事旋行取赴部候省臺選以陸孺人喪不果行服闋會吏部郎缺僉論咸屬公而太宰恭懿張公嫌於緣崖公有姻婭公甥也不

欲罷置部欲置公閉局而江陵相忽才公持之改湖
廣道監察御史公既拜侍御史荷　上恩顧一矢直
節紓生平所欲爲即爲蔡懿甥爲江陵相見才而雅
不相援附故事言官上封事先具艸白閣下而公奮
然曰所貴言官謂不阿貴重臣伸已所是與天子爭
而何先白爲白之脫不可竟已乎漢魏相白去副封
者是也疏上不報蒲州相公心奇之乃江陵駪駪矣
又疏修六部事宜江陵亦輙惡其軋已寢不行遂請
告歸已因部咨迫而起終以郤江陵外遷四川按察

司僉事公小紬時綠崖公春秋高亦願致公膝下爲

快遂乞休蓋　今皇帝七年也公自起家名進士既

爲御史貴不獲展退而恭間日事灌園課子爲娛閒

以暇爲泉石詩酒管絃之樂所遭名山水及當海以

內韵士墨客與之登眺杯觴高譚清咏霏霏不倦然

涉而不湛曰吾聊適我耳絕不以事干有司壬午有

亂民以踐更之役揭竿起延燒諸縉紳至慘時少司

馬崌崍張公來與撫宵人欲藉口薦紳家爲解語使

公張公意幾動而藩臬有知公者與刺史劉公力持

之曰他人不可知如沈侍御者敢以百口相保張公
意遂釋而公生平可知也公治家嚴與人恕進若加
諸膝而退則不忍置之淵戚屬姻黨有緩急爲曲意
周之曩時所睚眦人輒置不較豁如也大都公自書
生坎壈骨肉第進士爲理官似讚而得伸其自司理
歷御史臺立朝十四年兩以罣悮䀿封兩尊人似伸
而得讚而竟以僉憲終居二年兩臺以忠孝出處疏
薦者五銓部蒐逸才推藩臬者二不果用而第寄其
傲于林園觴咏則在讚與伸之間而復不得長有百

年奄忽去人世造物者之于公不可謂厚也然公眸炯炯似電雈頸而虎趨音吐洪亮論議洒洒有致手經史卽爽然他無所復矩矱舉子業循津津乎言之公卽不竟用而能自散其志意所舉八丈夫子鳳羣林立而伯仲雅能文有奇服闢起者不可量則公之所爲傲睨地下者固已足矣某亦烏能不朽公而文之公没之年距其生嘉靖丁酉六月十二日得年六十二遺命諸子葬我玉泉青芝塢祖塋之傍合江孺人而窆之焉江孺人公元配也無出繼配夏云云法當

備書以俟鉅公先生采而誌且銘焉

太倉公鄭翁行狀

今年春吾友鄭孔肩氏以乃翁太倉公九十春秋乞言予因長安塵勞中亾以應越一暑訃聞矣則太倉公九十而歿一孔肩泣而書抵余日傷哉之惠之不及以九十慶吾父生也之歿而生吾父亨有千秋微吾子筆而狀之于是按孔肩所手次太倉公行爲狀翁諱炳字文輝別號玉峰山人以太倉州倅歸老稱太倉公云翁系出新鄭從來南渡世居浙之錢唐吳

山里父五峰公諱通母萬孺人舉丈夫子二長安慶
公諱燁先翁四年生兄弟俱見穎端五峰公曰吾貧
家也力不能俱任儒且儒効迂濶吏爲師其効捷乃
爲二子分業令長業舉子授易次學文亾害計可先
後祿代耕而長公以易舉嘉靖壬子鄉試第六人爲
國子博士丞安慶郡翁乃治法家言以都掾仕粵叅
軍巳倅太倉州竟如五峰公旨云翁鶴骨矍立不屑
與流俗人伍少稟至性即起掾乎而儒其行往翁游
京師五峰公念翁來視京師及河西病歿翁跣而馳

至巳棺則觸棺慟幾絕客解之曰君脫不諱柩安歸翁悟稍稍節哀入水漿奉柩歸三年廬居哭盡哀行道爲之流涕服闋復之京師授東粤叅軍會巨寇梁仕與者匿新寧山中幕府檄下翁格之仕與持短兵且鬭且卻翁提劒與𢇁卒百人蹈不測出没林箐猿虎間竟擒仕與以獻語具李中丞紀中亾何歲大祲僵臥饑死人載道使者簡郡邑才吏十道分賑翁當其東九道斤斤按里籍置簿乃發又置粥于路饑人需次不及哺以死公曰人而犢之何如身爲哺乃乘

善騎令人持錢穀挾騎行相菜色深淺問饑者歸予勿問里籍于是東門道中餓者人人亾不得食嗟來蘇驩聲動地九道咸從翁授方略一日起死人十餘萬不幸死者行掩骼埋胔之令荒原陳塚壘壘相望亾不嘖嘖呼鄭參軍能仁列郡邑莫敢望焉南海界中有巨堤而障三水之禾隄潰議築二邑角訟十餘載不決當事者曰無如鄭參軍必能了此翁乃馳堤所呼二邑民諭曰南海地也地產人人任力三水爲禾禾出財財出水石工作費何訟爲二邑民俯首曰

謹受令不三日堤成翁歸報父老持牛酒相勞擁馬首不得前且請署牘爲萬子孫計翁爲謝牛酒署牘去翁于粤多功又多所摘發然不苟受一錢會府將軍卒無嗣計以螟蛉襲乃夜負金一匣詣翁願得許可翁驚謝曰而不聞楊公四知乎勿污我我不以法易金金易躬也異聲益大振凡數年臺使者薦剡凡八上異數也于是擢太倉州倅州瀕海里中黠少年集亡命煮海爲鹽艨艟相望官府不敢問翁設法鉤捕得主名置於法廉能聲無異在粤時署崑山會當

貢粟京師丞老頽不事事淮陽帥來取粟無粟械丞去翁追叱之帥亦叱詰翁粟翁曰汝檄徵粟不聞械丞帥語塞快快去翁乃夜馳牘上部使者條淮帥不法狀亟召諸父老語曰前以無粟械丞復來無粟且及我若曹爲俘矣父老悟星夜具粟千石趣帥來取粟去部使者還械帥杖之里父老得安堵邑豪大家子弟某殺人法當死豪持不下則托所暱進千金爲壽翁麾不納而監司庇豪竟賂免翁喟然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人可殺吏難爲哉謝篆歸頃之偕其州

長孫君朝守方舟行㝠水中觸石覆長聞嗚嗚聲急鑿舟翁出比出更衣爲詩四十言謝孫君孫君心服翁當尒時神定乃尒何事不辦耳以大受期翁翁慨然對曰僕自十八起椽吏獲從公後足跡半天下冒身豺虎魑魅窟者數矣天幸浮餘喘出奈何復從王陽艮道上行哉老母在臣身未敢許人竟拂衣請養歸孫君白上郡守諸監司臺使者強留之竟不得各醵篋中金爲道里費翁悉辭不受受倅傳九十金以歸時纔四十耳翁歸無俗營日侍母萬孺人弄雛庭

中出入無俗侶卿大夫不敢加以貴士不敢雁行里無賴子弟不畏公府而獨莊得翁非受慶公時時過從兄弟相團圞坐談或親戚情話爲山水禽鳥之樂令童子持一壺茗往來西湖兩峰間歌相和也翁歸未幾元配丁孺人卒繼郎孺人亾何丁所舉長子之翰卒翁不爲啼懼傷老母心期月夢登瓌瑋之丘入朱門上牓官似蓬萊山僊人翁拜受圭起視璧門書之翰名恍惚易之惠名覺俄而郎孺人舉子啖而名之卽所稱孔肩者也俄而郎孺人又卒則命側室李

鞠之翁于是日摩娑小兒膝上娛其母自適坐臥小樓散帙敝裘外無餘蓄會歲凶食貧不給視去太倉時無幾母萬笑問兒槖竟洗耶甘旨之謂何翁低首不敢對謹奉蕨薇鑰一束以進母悉啟諸笥篋竟如洗乃笑顧翁曰兒眞廉我乃得爲陶士行母使見曩者受席將軍與豪子弟金者吾狠藉下箸矣母乃視脫粟水飲甘于五鼎食年九十餘衎如也而向所稱側室李代鞠兒者亦老矣母忽有嗛于李命逐之李實恭也翁佯許可扃李一室穴而傳餐居頃之母賑

食不寧念李甚翁乃跪稟母所以歛焉呼李出拜母
母煦煦向李李愈爲恭謹翁之善養母志多類此母
壽九十二而逝安慶公先母一歲卒翁既哭兄又獨
襄母事白髮倚杖而踊不減河西之泣歲時念齊河
西之事滂浪浪下沾衣如新痛五十而慕翁實有焉
蓋翁天性篤至又夙嗜學老而靡倦誦先王之言博
通閎典九流之書多所叅伍而一歸于儒嘗爲之語
曰世有儒猶人有心心爲主則耳目手足咸作使心
無主耳目手足咸作難儒亦然儒明則百家衆技咸

作使不亦咸作難旨哉言乎即升伊洛之堂紹明其說何遜焉為粵叅單造陳白沙先生之廬而祀焉時時從湛甘泉先生游聆其耿論務力行不好為夸論倅州逢王龍溪先生虎丘山之梅花樓語甚契促膝三晝夜乃已乃知翁慥慥內行推之吏術皆有所原本非苟而已也自孔肩生而慧能文章翁悉舉所得庭授之孔肩少補邢學弟子員稱高才生名噪海內即一第何難顧屢入棘屢北翁諭之曰兒不聞九折肱為良醫乎自古紛更天下事斲削國家之脈彼皆

以少年徵倖者也又曰學不可無本我未嘗學問第
點檢生平卽衽席間可以不媿于是孔肩盍肆力于
學精研名理之奥學徒從之者百餘人而翁自耄年
褰毋喪攖小病卽解去人間世事靜閉一龕以息病
愈出居小樓案頭稍閱三氏書室前弄小石小木爲
娛友人至燒茗葉彈碁浮白盡歡而罷八十歲有嬰
見之色髭髩落者皆更生黑風日晴好猶能以拄杖
攜茗酒湖山間望者謂飄飄神仙中人云已而併木
石琴書不御時時正襟危坐或逍遥于門而已丙午

秋撤棘孔肩復罷報親朋俱有憂色翁夷然如初顧孔肩曰向謂兒九折股成良醫兒九舉九北九折哉患醫不良毋患不售勉旃蚤暮等耳遂起坐食啖如平時今年夏始復病入秋病泄僃危坐不輟革之三日前始就寢語孔肩曰我無他苦第覺熱蒸蒸浮于睫息止于睺我殆不起也環子孫嬰噫榻前都不顧脩然端臥而逝行年八十有九嗟乎若翁者吏才而儒行四十謝榮九十歸眞生也天全死也天游類古之得道者人與假令孔肩不慧即慧而以窮愁老翁

所爲春秋自遠其才況可以唾手一第而擅千古者乎人生何必滿百也某狀不文亦不足加重翁惟有道先生采其實而銘之而誄之

昭勇將軍都指揮使張公行狀

故浙漕總都指揮信齋張公汝亨繼室婦翁也翁起儒生世其官浮沉四十餘年戮力王事載起載躓而圖書四壁瀟然猶儒生也士大夫悲而稱之翁勞勤清聲有不沒者矣汝亨亦烏忍沒翁而不爲列其狀以乞千秋翁諱券字世盟別號信齋其先山後人以

開國功授紹興衛世指揮同知則自始祖諱伯川者始三傳爲總督備倭浙江都指揮僉事菊坡公勇敢官杭州右衛占籍錢唐之西壁里勇生錦衣衛都指揮使漕運叅將南山公洪洪生榮祿大夫都督同知鎭守淮安漕運總兵官東明公奎奎生浙江都指揮僉事玉泉公典則翁父也配湖廣按察司副使守巖汪公女封淑人以嘉靖壬辰生翁淮安官署中翁生而端凝稍長受書輒成誦下筆爲文秀潤有條理督學松坡畢公校士補錢唐學生娶廣西觀察平湖趙

上莘公女是封淑人上莘公故與王龍溪錢緒山兩
先生講學相友善翁少年游其門卓如也遂以女妻
之翁既得賢耦無内顧憂與淑人兄海門令十歲公
下帷萬鹿園公别業益肆力問學文日有聲試輙冠
諸生謂風雲可立致會玉泉公卒服闋當嗣官翁雅
非其好也汪淑人廹之曰兒薄武弁耶令齷齪脂韋
取卿相即文人辱矣翁乃彊起襲指揮同知辛酉中
武舉鄉試當事者委領兵兵士以戢冬選視屯政會
歲凶賦無所入士卒窘甚翁慨然變賕產代輸聲大

振起於是督撫長洲劉公直指南海龐公交章薦翁擢總浙以西漕事事治軍民懐服之歳騰薦書而公廉靖自矢無一錢入津要久之竟還原衛官督撫海豐谷公雅知翁下檄董武學教事翁爲端軌約法信賞必罰士彬彬改觀焉材官子弟顯列戎閫者多出其門尋選綰衛篆更番領漕奏最宜不次擢僅循資陞署指揮使拜受欽賞而已印運更番可數十年而剡勵如一日督撫西蜀張公萬安蕭公三原溫公相繼薦於朝有曰清白一如寒士恂雅不類武夫曰品

絕嘗流材優大受蓋實錄也而翁以貧故終無一錢
入津要家竟領漕綰符如故知者莫不爲翁扼腕太
息而翁恬自若壬辰漕直指彭公首推轂翁陟總臨
覲備倭知者又爲翁喜展夙抱樹功名之日復爲巧
有力者攫之去翁亦恬自若居頃之直指淇園楊公
抗疏特薦追論翁數十年所以數薦數不達之故言
甚剴切　欽授浙江都指揮總漕浙東浙東故抗敝
歲欠糧動數萬計以爲常翁討往牒條上便宜六事
皆鑿鑿石畫當事嘆賞之顧終寢不行翁壹意凜冽

毫不減生平氷蘖之氣悉飭上下興利剔蠹不遺餘力拮据三載清聲載途而台州劉指揮闕儲二千石而羨竟潛逃去翁晋都門爲貸千金代輸太倉得無負公家而翁力憊矣漕兩臺交薦翁可當專閫而忌者復巧爲非萋乃題以老疾免歸嗟乎伏波營平詎少年事耶東陵有瓜南山無田守拙効逢數奇自古而然豈惟翁哉翁既歸槖中如洗杜門卻軌依然寒士識者毎爲翁發浩嘆曰廉將安可爲也而翁與故同社鄉大夫長老詠詩浮白或焚香看書絕無憤懣

不平之色然體微龐歛亦稍稍減疇昔豪矣忽感脾
疾殊不覺疾苦卒之前五日從婣家飲向至夜分次
旦發手書二函又出見客神色如常及大漸正襟危
坐劑藥自療環子姓視一無所囑亦無一語及家人
產已掖而就榻則氣從兩足起至頂若火然少選拱
手逝矣時萬曆戊申二月三十日也享年七十有七
聞翁沒無問戚疏相痛悼不已即戎行卒伍不在宇
下者亦爲之歔欷流涕翁生平可知已翁爲人醇謹
坦夷絕不知人世間有機穽事遇事諳練及撫摩士

卒分甘茹苦智巧無以踰人無貴賤少長咸恂恂下之口未嘗譚人過有語及帷薄則閉目不應而孝友無替自其天性視昆季所遺孤子如子歲時烝嘗及逢忌辰潸然有餘慕焉與趙淑人伉儷白首而莊遇妾媵無私狎親知以緩急告未嘗以力不能爲解翁可謂粹白淳備君子矣而位不極上將年不躋上壽蕭然四壁無異寒素天可問耶此其報施翁何如哉某每嘆士論重廉節爲國四維及論御將則爲使貪使詐之權法以濟其用而卒使抱才而廉者老死牖

下終身不獲展長駕遠馭之策若張翁者何可勝數
也令翁稍不自堅以窮愁輭行名實俱隕則又安貴
張翁翁豈惟將廉即以列之儒林獨行何讓焉某不
敢以親昵阿所好實懼翁氷清之操不表見于後世
敢摭其大凡俟鉅公名筆采焉丈夫子一曰拱辰邑
諸生病不嗣官子震嗣女七婿曰吳之儒錢唐邑諸
生沈思相遂昌教諭平湖陸欽正楚藩經歷趙志埈
邑諸生盧元復崇明令沈洙京衛經歷一郎汝亨將
以萬曆己酉　月　日遵翁存日所卜合趙淑人窆

於西山石人塢先公神道之次謹列如左

鄮溪劉素隱先生行狀

今上丙戌會試天下士慈水劉生憲寵抑之偕計吏入而尊人鄮溪先生以乙酉十二月念有四日卒慈去燕數千里而遙越卒之日五旬餘迺聞抑之悲慟嘔血流曰安有父歿矣而兹𪫧搦三寸管博名爲人子者乎泣幾絕從者强起進水漿徒跣秉杖窮日夜奔又得報進士增而慟也趣歸憑棺大啼曰嗟乎天今憲寵爲負擔兒易生父不𪫧得飯含歿父而至此

何生爲泣又幾絶則劉母泣辭曰兒忘我耶且若父所以不死者何於是抑之復强起含殮襄大事如禮既道虎林不意汝亨不天亦負大戮於母氏則辱斬衰絰纍然來唁兩人相嚮哭聲籲欲有語咽不得語塡之抑之再過泫然曰嗟貞父惟天予余二人兄弟之好惟天不憫於余二人以並遭此戮亦惟是天之靈惠徼貞父習余先人之行足徵信於名公大人以旌不朽非貞父誰爲狀者汝亨伏苫塊稽首泣謝不任而度又非誼也乃强以所睹聞爲之狀曰先生劉

姓諱廷寅字汝生鄮溪其號也嘗學補邑博士弟子員屢舉不第以老嘆曰隱吾素耳何至擾擾與諸少年爭名別號素隱居士云其先五代之季光祿大夫仁勝居淮甸再傳翊以秘書省校書郎出宰鄞邑因家焉五世徙慈九世而厚南公以應詔稱旨官於宋事具一統志中十二世名似祖者為涇縣主簿主簿以下四傳而石峰本中永樂丙戌進士則先生五世祖也本生炎炎生坤坤生大父鉞大父蚤歿而委遺腹孤大母抱孤掟節歿自誓孤長登某科鄉薦貧有

行正德間以母節聞於　上　天子爲之憮然下有
司旌其門縉紳先生咸莊視之是爲先生之父曰津
者孝溪公蓋孝溪公晚年而得先生及仲云先生性
孝友沉樸骨癯寡言笑臨財廉自省辟如也事孝溪
公凜凜如也惟謹少喜飲酒量可當大觥嘗暮歸所
與游酒人偶夜呼驚孝溪公孝溪公切責之曰余孤
無父動自東而不歸而父而輒自放從酒人游而𥟖
矣顧不念倚閭者乎先生大創悟終身輟酒不復嗜
其謹如此先生所自出向氏而事嫡母董俱得其驩

心維黃亦忘其爲向出也兩尊人歿先生哀慕不已虔祀尊甚於其生時諱日彌甚居嘗揚抑之伯仲曰士家貧祀不斷瞋圓蔬溪毛祭如在安矣嘉靖乙卯海寇弗靖先生祖堂暨所旌大母節婦門並火先生談及輒泣數行下奮然曰堂燬而祖燬門燬而大母節與吾父孝亦燬徐爾人哉寇退遂以例請於官復其門曰是用不忘大母與父彰　天子之賜仍以羨佐構堂爛如也先生恂恂不喜事若遊當公正發憤又似豪有力類是以稱孝溪公有子矣中年立壁至

不能充柞衵先生蕭然食力高澹泊之致間從旅塾囊金歸即少必分與其姪不諜諸家人蓋先生天仲弟而子視所存孤也先生猥介雅自好故所游五陵豪貴客一切謝去曰是不足辱我所當善人若亦于之兒慈毋不厭不善人即終日不發一語同里余白霖處士其人椎少文善規人過先生曰是吾友與之游稱忘形交至今室人爲浣衣負舂而余後以卒業唐司諫家毘陵時時與先生往來救敗掖善如平生雖三十年矣五臺陸先生廉直沈毅負海内名賞識

人倫人瞿不得當先生客其家攝纓正襟肸若子矜
雖盛暑不輟陸爲之改容先生交道可知也先生致
生拙不一操衡準秋毫多問人日一一日二二而已
至閉戸誦讀闃若淵靜務自解不解不已故受業懷
葛向先生同譜西川先生亦多所指授著爲書有素
隱稿詩經發蒙贊化集近百餘卷存於笥學者靡得
而睹焉先生老倦游尚沈嘿家事無纖鉅悉委葉孺
人理令伯于佐之葉孺人故能理輙中先生旨白頭
而莊也抑之又才多磊磊丈夫之行蝠起諸生間四

方學士多宗之豪長者亦無不願一當抑之者以是
能善甘脆無煩業孺人勛伯子所不逮中先生旨巳
卯拜之領鄉薦而先生頗恬愉足自老矣甲申秋先
生春秋七十四方學士豪長者雅重先生又爭交驩
抑之及里中之長老縉紳先生人人持斗酒賦詩成
文稱百歲觴爲先生壽抑之兄弟亦爲傾篋倒庋柝
向無失禮維時汝亨亦雁行先生子弟輩跽拜堂下
先生神氣楚楚清挺特立盤躃諸賓客間甚適冬邑
大夫推邑之祭酒行養老禮歌鹿鳴而燕僉曰劉先

生孝友醇謹著書好隱稱長者固其人於是邑大夫東向迎先生先生西向三讓不得乃就飲先生深衣大帶退然如不勝也者歸而召抑之輩謂曰余自為諸生不成名夙夜惟謹惟是先世之澤若大母與父節孝之遺以有今日而今且皤皤矣居嘗戒若輩尺尺寸寸師而父謹繩乃武吾老去不恨抑之輩聽應曰謹受教自是先生沈嘿無營如常時是時萬曆巳酉明年會試天下士而抑之冀得成進士名展所欲為娛老親意乃辭先生赴京師入試而不意先生病

且歿矣嗟乎汝亨落拓絀諸生不足娛老母老母或以憂死卿之成進士不絀矣鄭溪先生亦復死至令卿之不及湯藥斂襯奔號數千里外嘔血泣幾不得生又何其舛也然以汝亨所聞於卿之及鄉里士大夫所稱先生孝謹之行足不死矣先生享年七十有一生正德乙亥九月十六日卒萬曆乙酉十二月二十四日配葉孺人舉丈夫子二長志明次憲寵女三一適秦一齋先生孫渾邑庠生一適雲湖楊庶一適馮日遷邑庠生孫女一適姚少恭孫元岳寵出嗚呼

伏惟名公大人不以汝亨之不文覽其始末憐而采焉夫豈惟不朽先生之行寔寵亦死且不朽謹狀

處士羅次公行狀

萬曆甲午秋七月處士野亭羅公卒其宿子大任率諸昆季斬服衰絰造不孝苫凷泣以請曰先人亾狀辱收于尊先公鶴淵先生老同社大任辱收于吾子而同業家弟大冠辱收于吾子之門墻迨而同藉先人從尊先公死僅三越月弔問相踵哭踊之聲相聞則又同恤禮孝子見似目瞿聞聲心瞿以先人之辱

吾子世世之好不幸似之矣聞吾子之不忍沒尊先
公而忍沒余父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微吾子之狀吾
先人且朽矣汝亨執伯子手泫然泣下不能出一語
謝不敏于是退而為狀狀曰公諱某字子才別號野
亭其先汴人洪武初有羅一公者家于杭數傳而為
曾祖竹屏公世有隱德卜居仁和之興忠里而北郭
之有羅氏則自公偕伯氏鶴亭公奉其尊人伴山公
始伴山公舉丈夫子四公其仲也公生而倜儻有氣
英英鵠立絕不類常兒六歲受書塾師一再往輒不

耐同舍兒數輩挾之則奮然擲羣兒倅頭去甚雄適老嫗過而撫之曰此兒具虎相何必讀書然後顯乎而公王父母亦絕驕惜公遂聽之始公王父家大饒及伴山公而圮大窘有中表兄弟某者以滑犯監禁修卻詞連伴山公坐獄中是時公年纔十三旁皇營救不得伴山公愈窘無所得食公百方從市中匍匐索食進已後時伴山公怒嫚罵曰迺公饑欲死而乃逐羣兒戲忘之耶卽提飯囊撲之誤中顙血淋漓仆地稍甦徐起拭創掇飯進如初伴山公腹始果然一

緦而公腹尚枵也顧竟不能出伴山公獄中諭城旦
明州矣公寃痛甚計以身代度毋氏憐不忍遣竟不
告涉錢塘江而東會暮路人驚止之曰潮且至天又
暮孺子焉往公奮不顧往汐果至踵不及旋夜漂泊
長江中分死矣恍惚値孤舟過躍入之有五六青衣
擁而坐爭爲解衣推哺公及旦登岸如夢中寤蓋孝
感云而公遂得之明州代伴山公役諸驛見欺公孱
弱百類投之公不辭第以無勞苦乃公爲快嗚呼難
哉從明州歸生理寥落甚則依其女兄家諸氏借貸

行賈公所至息嘗倍諸氏業用是起而公亦稍稍以
什一起家託如矣居亾何島夷作難公伯兄客游燕
恙伴山公懷輕貲擔兩少子臧居公獨奉母氏佘孺
人及嫂氏范婦馮以行而公外母又絶憐愛女願與
俱當是時公以隻身挾四婦人走匿西谿山山故僻
焚劫者蝟毛而起入患投虎出患著賊公爲方略與
諸避難者約得弗及疫又爲厲公母與嫂與婦俱病
甚㒶旋難之巳慨然曰吾聞大行不顧小讓禮與命
孰重于是負而趨先母氏次外母次嫂次婦累旦夕

不憭嘗誤入虎穴中見諸髑髏白骨犬羊皮毛乃驚
悟急引身前而已有䖘䖘者負嵎公計不知所出顙
天禱曰吾誠不難以身代四人命顧吾死則俱死與
其食吾母與嫂與外母也寧食吾頰視畢而虎逡巡
弭耳去公仍得負而他徙而是時道逢一孕婦單行
不前公嘆曰阨等耳急呼嫂來吾食若亦食婦由是
免身提呱呱者兒行公實更生之寇退反公裂身幾
無衣棘刺林林從毛裏出者無算嗚呼難哉公孝義
天植自爲童子時歷艱楚千狀不少變而能以身捍

肉骨及其餘若此公尙儉約終身衣布飯蔬不厭至
專兩尊人甘溫之奉不適不止兩尊人壹哀毀逾制
迨今十餘年所矣歲時祭祀展墓必哭哭甚哀失聲
友事伯氏鶴亭公甚恭合釜而爨六十年微有評懼
失伯氏驩旣翕乃已撫視少弟蘭亭公獨至謂母氏
所鍾愛故蘭亭公歿哭之慟至顏色憔悴兩鬢爲班
親識多稱之公慷慨有大略旣起家節儉所畧丈夫
子六人宜儒儒服宜賈賈服大任補邑諸生有孝六
冠爲辛卯舉士好修有高行而諸子亦咸耿耿氣氣

各展其箕裘之業乃公所爲式穀者不替也年六十猶岑岑走赤日中從十數里外索逋負兒子輩强諫曰願大人少節勞自愛公太息諭曰兒吾豈老悖不知止足哉兒亦知若父少年時所從雪手拮据而有今日者計安出乎諸子于是嘿然不敢言公雖去詩書從賈人游乎然刑家肅不爲姑息中姁姁務慈卒以義斷剛腸疾惡好面折人不少借里巷無藉或怨之公遇自若譚論娓娓快人音節高亮若擊鍾出聲座爲之傾貌修昕山峙虎蹲望之魁然毋敢以狎近

者而神氣獨王殆由天授生平絕不畏鬼物嘗作舍西河之畔工者繼歿家人懼謂祟召諸巫禳却之公潛匿林木間窺是鬼何狀若一幞頭朱衣者顱大于斗躍河中諸巫皆踉蹌伏地不能吐一辭而公徐從林間出大笑紿之曰吾適以巨石投河中有聲而若輩以爲鬼何怯也嘗客吳門舍傍有兩鬼夜相鬭如生人言故妻妾爭寵歿者公惡之攘袂起衝四壁入大聲呼責曉以廉耻鬼遂滅至今吳門故人侈言其事謂武林羅翁魯媿鬼不滅阮德如丰槪也嗟壯哉

諭者以公孝友若彼神氣若此得天天全宜躋上壽
食子若孫報而天且不惘始病喘甚已病瘇午女之
夕讌故人張氏園亭極驩而歸一蹶遂不起公素不
善病不喜御醫藥藥亦不能治悲夫悲夫然世所𡉏
錢愚何知仁義豎儒卽令其子稍稍讀書勝衣冠其
行事齷齪多不類公可謂兼之矣當年十三時出百
死脫遁公困戹中其至性篤孝卽古所稱汪童外黃
兒不能爭烈至今諸鬼慚而退匪獨氣勝亦其行義
有過人者而諸子且彬彬質文恢公所未竟公之死

固自足不朽矣而安所事不嫺之辭顧匪辭不徵匪徵不信聊次其大凡以備鉅公文人采擇勒公墓中之石以永來世大任等世世戴荷明德不孝某亦獲藉手報公世世之好幸哀憐許之公享年六十有三生嘉靖壬辰八月二十一日歿萬曆甲午七月十八日配馮孺人者德南湖公女生丈夫子六人長大任大章大晃大冠大用大紳孫男六人孫女六人俱幼將以　年　月　日卜葬　山之陽法宜備書惟掌記者覽焉謹狀